

家里房子的外墙粉刷结束。说好半个月的时间，因为下雨，返工，因为一排房子几家户，审美不一样，经济计算方式不一样，等到完全结束，是一个半月了。脚手架全部拆去，崭新的颜色被阳光铺盖，觉得真是好看，心里也全是新颜色的干净和鲜艳。很复杂、很负担的一件大事情，就这样完成了，一个半月的拖拖沓沓，此时觉得全都理所当然。而剩下不习惯的，倒是看不见那七八个粉刷的工人了。这七八个乡下来的外省工人，也不知从前是一个村子一个乡的，怎么正好就凑成了一小群，被一个老板雇用，组成一支外墙粉刷小队，上班、下班，干一天活算一天工资，如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下雨的日子待在租借的屋里睡觉、抽烟、打牌，度过一年一年的日子。我们完全看不见他们吃的是什么，睡的床单和被子已经多久没有洗，打牌的时候怎么赢得嘻嘻哈哈，工资发到手里时怎样算着，担心老板是不是克扣了，如果克扣了就骂娘骂祖宗？我们看见的只是他们八点来，五点半走，来来去去都是骑着民工式摩托车。飞驰在上海这样一个洋里洋气、怪里怪气、很多貌似有钱的人的神里神气的很大很大的城市里，他们心里暗暗喜悦什么、恨恨骂咧什么、小心眼地担忧什么、大度地容忍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看见的只是他们来为我们粉刷。我们付钱，他们干活。他们必须好好干，认真干，一丝不苟，别让让我们看不顺眼，别让我们看出马虎和粗糙，别让我们不高兴，否

谢谢

梅子涵

则老子不付钱，一份钱也不付，不信你就看！我们的心里都特别“有钱有势”“自以为是”“煞有介事”，我们在他们面前时，是根本忘记了平等的，可我们在“大富”“大官”和获得大荣誉的人面前也往往忘记平等，不由自主就变矮了，说话小声、喘气小声，连同桌吃饭也举止猥琐、笑容可怜，人怎么是这样的呢？这些粉刷工们的正确缺少精湛、细致、甚至故意马马虎虎，有些角落，他们以为看不见，可是我们却偏偏看见了，于是我们又训得他们完全没有口气，一声不吭，闷了



子涵夜话

头修改。那时，我们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骂我们的娘和祖宗，每一个人都有心里和心理，我们互相知道心里和心理吗，如果知道了，那么就不训孙子不骂娘了，当娘当祖宗真不合算，谁不高兴，就会骂他们，他们冤枉啊：“我冤枉！”小陈是小工头，工头不好听，总觉得像坏人，还是称队长或者班长。七八个人都归他管，他除了自己刷，还要跑来跑去检查，跑来跑去等我们一张张自以为是的脸的高兴或者不高兴，我们高兴，他们倒也没有特别高兴，我们不高兴了，说起“小心我一分钱也不会付”这样的特别没有水平的有的时候，他就特别尴尬了。其实需要说这样的话吗？不正是因为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水平也只有那么一点儿吗？煞有介事地恐

吓，都是因为水平不高，没有克制力，没有智慧的语言、语气，读过书，上过很多语文课，好词好句都摘过，可是遇到场面、事到临头，嘴巴里就空空荡荡了。

于是小陈队长就越发跑来跑去，东叮西修修补补，小陈这个人，说话声音不响亮，目光和“有钱有势”相视时总有点躲避，还有点类似害羞。脚手架完全拆除了，我发现三楼北阳台的外面有一小块毛毛拉拉，没法看，我就站在三楼喊：“小陈，你上来！”小陈赶紧在门口脱了鞋走上来说：“我爬出去重新弄一弄吧。”我想了想：“算了，危险，命要紧，反正我只有站在这儿才看得见，我看见就假装没看见吧！”我没有让他爬出去，命要紧！我站在下面的路上抬头看，猛然发现被三楼空调架子挡住的那一块，几乎没有刷，我说：“小陈，你看你看！”他声音很微弱地回复说：“告诉他们不要漏吗，如果知道了，那么就想办法爬上去补。我知道很难再爬，怎么爬，命要紧！我又说：“算了算了，不仔细看也看不见。”许多事，许多的人生角落，不是只能不仔细看吗？

这些从一个村子、一个乡里来的工人，严格说还都是农民，没有好好上过学，没有好好学过技术，没有人培育过他们的审美，他们缺乏很多，他们是来这个城市挣钱的，挣得到挣不到，都是进入了“学校”，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得到100分、80分，就责骂他们，骂他们的娘和祖宗，动不动就开除他们，虽然我们也是花了钱请他们装修、粉刷，没能弄好看会是我们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满城致敬乔伊斯

乔伊斯书迷，满城致敬乔伊斯。

漫游也是失去根和土地的犹太人最有象征性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吧。现在从全世界各处来的人们跟着布鲁姆游荡，人们心中这种认同，大约就是当年的海德格尔最害怕欧洲发生的事，也是作为海德堡大学的校长最终从世界观上认同希特勒政治的思想根源。海德格尔认为，犹太人的这种失根的感受，会随着工业化的过程成为世界性的思潮，这种抹煞地域性的思潮最终会导致一种全球统一化的精神和价值观，这种抹杀了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全球性，会摧毁本来丰富多彩的世界。

而像我这样的作家，十九岁时开始接受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就如接受整个失而复得的世界那般，无条件接受，在6月16日的都柏林街头，更是漫游在自己对喜爱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之中。



躺着的海 (油画) 张祖英

很长时间里心里和眼里的疙疙瘩瘩，可是我们不是可以宽容一点儿，不要角角落落都计较，大城市的人，多理解一点从一个村子、一个乡来的人们吧，他们是为了挣钱，但是也帮了我们，他们缺乏很多，

但是他们会为他们的后来学会很多，城市是他们的学校，美丽乡村未来的审美和角角落落都会在他们今天的缺少里诞生，他们是外出打过工的人，如同很多外出留过学的人，我们这些城市人，以前到乡下去插队，不是也狗屁不通吗？他们的前辈们给过我们机会，我们都友善些吧，我们有钱有势什么，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我其实不还是以前的那个知青吗，有什么地位？我甚至根本不如以前，以前我几乎恭恭敬敬看所有人，以前我不煞有介事！

小陈们，你们不完美的粉刷很漂亮，崭新的颜色被阳光铺盖，干净、鲜艳，精神抖擞，我谢谢你们。我没有请你们抽过烟，我只是付了该付的钱。

二十多天前，我让正在外地拍戏的女儿，从网上购买了老作家峻青的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峻青散文选》两本书，快递上海的朋友，让他们帮助请峻青先生签名，留纪念，圆夙愿。可是，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其身体状况，能允许他给我签名吗？

知道峻青，缘于一本书和一段难忘的经历。那个暑假，突然变得非常空虚。我想找书读。

工厂坐落于大山之中，偏僻，闭塞，是一片文化沙漠。父母天天上班，无暇顾及孩子，家中除了几本破连环画，就是一些旧报纸，真的无书可读。不甘心，翻箱倒柜，找！

发现床底下有一只木箱，灰尘覆盖，却装满了书。我将它拖出来，一本本翻。像行走在颍州秋收后的土地上，希望能拣到一个泥土中埋藏的红薯或花生，结果却是失望。那些书满是密密麻麻的机电插图，像天书。我不死心，将书倒个底朝天，再搜，终于发现一本很不起眼的牛皮纸包着封面的书。看了几行，能看懂，生动引人。心下欣喜，如获至宝。一下午坐着没动窝，看，晚上吃过饭，继续看，直至夜深人静。父亲一觉醒来，见我还开着灯，甚是奇怪。这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就是峻青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

书，将我带入一个精彩的虚幻又真实的世界，让我的那个暑假，不再空虚，让我躁动的心，变得安静。拐角处遇到好书，会让一个人不知不觉改变脚步，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吧？一个混沌未开的顽劣愚钝的灵魂，在那一天，春风化雨，瞥见了一星霞光。这是一辈子不喜欢文学的父亲无意中对我的一次支持。至今也没有弄明白，那本书是如何进到他那个机电书箱里的？

附近有个性胡的农家，请来一位湖北小篾匠，在家里做活。小篾匠十七八岁，几次找我借书，我都没舍得拿出来。没想到，他特意编了一只崭新的竹篮子送我。出于感激，我将《黎明的河边》借给他，特意叮嘱，千万别弄坏了，看完就还我。

那天放学，我去找小篾匠，发现他不在，门前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丝不祥袭上心头。问胡家的人，说他做完活走了。我的书，连同友情，随他而去，远走高飞，飞入云烟。至今没有忘记他，是因为他和那本书一起，在我的心里变得不朽。

2016年春，我入鲁迅文学院学习，闲暇回首，想到了这本《黎明的河边》。她，最初为我打开了一扇美妙的文学窗口，让我窥见了足以让灵魂寄托与安放的文字花园。近年，我和一些作家朋友时常彼此签名赠书。一本书、一个签名，便是一段人生、一段历史，有着秋天般的暖情和故事。

我想请峻青先生签名，以记住那个从懵懂走向清澈的暑假。

先向一位女性作家朋友求助。她对峻青并不熟悉，发来了一张网上截图。那上面有我不愿意看到的消息，我根本不相信。又问另一位朋友，他告诉我，峻青先生年纪大了，疗养在医院，可以请人帮忙联系其家属，试试看。书寄去后，我问那位朋友的朋友：兄弟，书收到没有？很快收到回复：沈老师，我是一位85后女孩子。呵，一个美丽的错误。“兄弟”还说，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好像都不认识老作家峻青了……

行文至此，我想介绍一下老作家峻青，他是山东海阳人，幼年在私塾攻读古文、诗词。抗日战争中曾做教育工作、前线记者。1948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兼宣传科长，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代理党组书记，《文学报》主编。著有长篇小说《海潮》，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散文集《欧行书简》《秋色赋》……他还是一位画家。

这个秋天，一切安好。上海的秋天，想必也是秋光灿烂，硕果累累。静静的等待中，让秋捎去我对这位老作家的祝福吧，这是一个读者对一位作家的致敬，一个世俗却渴望的灵魂对文化的致敬！至于能否签名，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十日谈

孙中山与近代名人

明日介绍 孙中山和于右任。



家里的藏书读得差不多了，我带着哲哲去西城区青少年图书馆借书。因为是第一次去，哲哲很兴奋，选书选了很久，拿了3本书出来。得知可以借10本，哲哲又返回书架，选了6本图画书，2本奥特曼，我帮他选了一本《天书奇谭》。听说《走出院子的母鸡》口碑也不错，也推荐给了小家伙。

捧着书出来，哲哲问我：“爸爸，你觉得我选的书怎样，很不错吧？”“嗯，还不错。”“我是不是很有眼光？”表扬他：“嗯，很有眼光，你就是能挑出千里马的伯乐。”小家伙乐得不行，坐在车上哼起了小曲。问他为什么哼唱这首歌呢，他告诉我：“你

我是不是很有眼光

张贵勇

不是说我是伯乐吗，我记得你说过伯乐选驴最有一套了。”那是千里马好不好！不过只要孩子喜欢阅读，选马还是选驴，无所谓啦。

晚上，开始读借来的图画书，其中有一本叫《蝴蝶妈妈的承诺》，书中讲到了蝴蝶和蛾子的区别。

哲哲观现实，把姥姥叫过来，做了一个动作：蹲在枕头上，两手后展，屁股上撅，如白鹤亮翅一样，问

姥姥：“姥姥，你说我现在是什么昆虫？”姥姥不知道。哲哲把两只手放在后背上，眼睛微闭，又问：“现在是什么？”姥姥还是答不上来。

哲哲一声叹息：“这都不知道！两只手打开的是蛾子，因为蛾子休息时翅膀是打开的。合上的是蝴蝶，因为蝴蝶休息时翅膀是合上的，我闭眼睛，表明蝴蝶飞累了，在休息呢！记住了么？”“记住了！”姥姥说，“跟你在一起真长知识。”

教育总被认为低效或无效，其实不是孩子不喜欢学，而是教的方法不对。寓教于乐，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是天才。



谈起20世纪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孙中山与蔡元培都是必然要提及的。他们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而后已。但是，两人之间的交往却如君子之交。

蔡元培与孙中山的交往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戊戌政变后，蔡元培弃官归里，委身教育，但“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创立光复会等。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蔡元培即经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嗣由孙中山委任其为上海分会会长兼主盟员。自此，蔡元培就与孙中山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密切关系。他打破地域偏见，积极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介绍或主盟黄炎培、蔡元康等数十人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时，蔡元培远在德国。闻知消息，他立即与留学生一起通电、募捐、演说，支持革命。同时，蔡元培还

致函孙中山，商议筹款订购德国制造的新式攻城大炮，支援前线战事。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章太炎等光复会成员因门户之见，不愿支持临时政府。当时，教育总长的人选迟迟不能确定，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召，即出任教育总长，支持临时政府。任上，他颁布新教育法令，建立新教育秩序，提出“五育并行”的教育方针，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确立新学制。这些政策，固然是蔡元培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的体现，但同时也是贯彻孙中山“扫除专制之流毒，确立共和”宗旨的结果。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举国震惊。远在欧洲的蔡元培应国民党之召回国，与孙中山商讨对策。调解失败后，蔡

元培发表多篇文章，对袁世凯口诛笔伐，号召参加讨袁战争，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

蔡元培处处以革命和国家为重，对孙中山极为支持。同样，孙中山对蔡元培也是极为支持和信任的。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当时蔡的友人多劝他不必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于声誉有碍。当时孙中山却支持蔡就任。孙中山认为，蔡去北京，不仅可整顿北大，而且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亦得到孙中山的认可。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即提议仍在北大的蔡元培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君子以道义交

苏卫平

